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春秋後傳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張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後傳　春秋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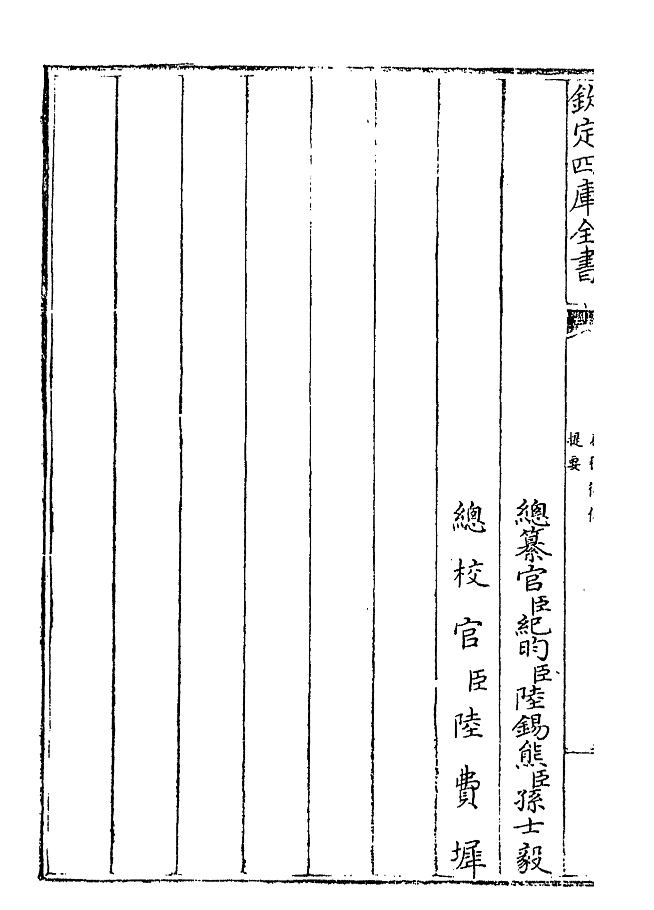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春秋後傳十二卷宋陳傅良撰傅良字君舉（案傅良或作傅良諸本誤有異同然其字曰君舉明為傅說舉於版祝之義故今定為傅字）號止齋温州瑞安人乾道八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寶謨閣待制謚文節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有其門人周勉跋稱傅良為此書將脫稿

而病學者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于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是令所傳已非傅良完本矣趙汸春秋集傳自序于宋人説春秋者最推傅良稱其以公穀之説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惧以左氏所録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筞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

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筆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于左氏所録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于聖人者亦多云云考左氏為春秋作傳非為策書作傳其所云其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為别發史例似非事寔况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

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均恐不足為傳良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為切中其失耳自王弼廢象數而談易者日增自啖助廢三傳而談春秋者日盛故解五經者惟易與春秋二家著録獨多空言易騁茲亦明效大驗矣傳良于臆說蠭起之日獨能根據舊文研求聖人之微旨樓鑰序稱其于諸生中擇能熟誦三傳者三人曰蔡幼學曰胡宗曰周勉遊宦必

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其考究可謂至詳又其書雖多出新意而每傳之下必注曰此據某說此據某文其徵引可為至博以是立制世之枵腹而談褒貶者庶有豸乎傳良别有左氏章指三十卷樓鑰所序蓋兼三書言之朱彜尊經義考注曰未見今永樂大典中尚存梗槩然亦殘闕不能成帙故不復裒録焉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原序

春秋後傳左氏章指二書故中書舍人止齋陳公傅良之所著也春秋之學不明久矣啖趙之後至於本朝而後有泰山孫先生復尊王之說彌彰公是劉先生敞權衡意林等書訂證尤詳伊川程先生頤雖無全書而一序所該聖人之大法備矣自王荆公安石之說盛行此道幾廢建炎紹興之初高宗皇帝復振斯文胡文定公安國承伊洛之餘推明師道勸講經筵然後其學復傳

學者以為標準可謂大全矣東萊呂公祖謙又有集解行於世春秋之義殆無餘藴止齋生於東嘉天資絶人誦書屬文一旦逈出諸老先生上歛然布衣聲名四出六經之説流行萬里之外而其學尤深於春秋鑰非深於此者嘗涉獵諸公之書非不明白然亦不過隨文辨釋間有前後相為發明者亦不見體統所在鑰自客授之初即從止齋游雖不得執經其門嘗深叩之同在西掖時始以隐公後傳數篇相示因為道春秋之所以作

左氏之所以有功於經者其說卓然且曰自余之有得於此而欲著書於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幼學蔡既壯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而此書未易成也未幾去國而鑰亦歸雖若相忘於江湖而朋友之來必以此書為問雖親炙之者跪以請則曰此某身後之書也既不幸卒於嘉泰三年而此書始出於笥中其婿林子燕最得其傳又四年而後長子師轍與其徒汪龍友以二

書來鑰老矣如獲希世之珍屏去他書窮晝夜讀之始盡得其大意嗚呼盛哉蓋未有此書也先儒以例言春秋者切切然以為一言不差有不同者則曰變例竊以為未安公之書不然深究經旨詳閱世變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

而復徵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自杜征南以來謂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其說甚詳而公以為不為平王亦不為隱公而為桓王其說為有據依又其大節目如諸侯改元前所未有齊魯諸大國比數世間有世而無年至記厲王奔彘始有紀年古者諸侯無私史乘與檮杌春秋皆東遷之史也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隱桓莊之際惟鄭多特筆襄昭定哀之

際惟齊多特筆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弑其君者
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弑其君者矣宋魯衛陳
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於中邱而後諸侯之
師衡行于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
兄弟之禍亦莫甚於五國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齊桓
公卒鄭遂朝楚諸侯從楚鄭為亂階侵蔡遂伐楚以志
齊桓之霸侵陳遂侵宋以志楚莊之霸足以見中外之
盛衰矣書公孫茲帥師書公孫敖帥師書公子季友卒

習見三家之所從始首止之盟鄭伯逃歸不盟則書以其背夏盟也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葢逃楚也中外之辨嚴矣自隱而下春秋治在諸侯自文而下治在大夫有天下之辭有一國之辭有一人之辭於干戈無不貶於玉帛之使則從其爵勸懲著矣文十年而外秦又三十年而外鄭又五十餘年而外晉外鄭猶可也外晉甚矣貶不於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此皆先儒所未發至僖之三十一年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極言

魯之用天子禮樂以明堂位之言為不然惠公始乞郊而不常用僖公始作頌所以郊為夸引祝鮀之言為證此尤為前所未聞也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指一書首尾專發此意昔人以杜征南為邱明忠臣然多曲從其說非忠也公之章指謂君子曰者蓋博採善言禮也者蓋據史舊聞非必皆合於春秋或曰後人增益之或曰後人依倣之或以凡例義淺而不取或以例非

左氏之意葢愛而知其惡者廼所以為忠也又言莊公元年至七年及十九年以後訖終篇多無傳疑有佚墜公之求於傳者詳矣嗚呼與止齋游前後三十年不得卒業於其門旣興殄瘁之悲而後得二書其間尚有欲質疑而不可得此所以撫卷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開禧三年冬至日四明樓鑰序

先生為後傳將脱槀而病朞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帖於編增入

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帖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惜哉勉從先生於桂陽於衡於潭日受經焉及後傳且就先生每語友朋將面授勉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而睽隔函丈不果質今訂正猶先生之志云嘉定元年七月朔日門人周勉謹書

春秋後傳卷一

宋 陳傅良 撰

隱公

春秋非始於平王始於桓王也平王東遷衛鄭二武入相於周衛武公十二年鄭武公二十七年詩人為之賦淇澳緇衣凡伯仍叔家父皆大雅舊人也故五十餘年東諸侯無他故而秦亦列於國風當是時魯隱之奉其弟軌宋穆之舍其子馮諸侯猶有讓千乘之國者也衛石

諸之討州吁晉九宗五正嘉父之納鄂侯宋孔父之死於殤公臣子猶知尊君親上也魯衆仲之論族晉師服之述封建衛鄭齊秦之詩則據經守古之士為多也鄭莊公為卿士王貳于虢於是周鄭交惡隱之三年平王崩桓王即位四年而鄭始朝身為卿士而有志於叛王糾合諸侯於是入郕又入許釋泰山之祀首為參盟成宋亂矣桓不勝忿自將以伐鄭繻葛之敗彝倫攸斁春秋所以作也是故克段于鄢盟于石

門來歸祊來渝平鄭伯伐取之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終莊公之篇皆特筆也春秋數致意焉則是作經之始也夫子論六經系文侯之命於西周之末託春秋之始於隱公著其世次以傷周之不競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撥亂世反之正則其志誠在春秋也

元年

惟王者然後改元本何休周語宣王三十二年立魯孝公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則周

策書舊文也諸侯改元自汾王以前未有也是故魯自周公至真公九世齊自太公至武公七世晉自唐叔至靖侯五世蔡自蔡仲至夷侯六世宋自微子至釐公八世陳自胡公至幽公六世皆大國也但有世而無年世家魯真公十四年齊武公九年宋釐公十七年晉靖侯十七年楚熊勇六年陳幽公十三年始記厲王奔彘則紀年所由起也則作史改元皆共和之際晉竹書紀年終宣王起殤叔蓋宣王中興諸侯復稟命至幽王而遂叛他如吳至壽夢

十九世越至勾踐二十餘世而後始有年燕自名公至昭王而後始有名秦自秦仲至文公而後始有史皆僻遠晚興者也至於史法亦不盡循周制晉竹書曲沃莊伯十一年十一月則用夏正為歲首莊伯十一年十一月隱公之元年正月也見杜預左傳後序而秦譜至宣公初志閏月不惟改元又改歷矣

春王正月有傳

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

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於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於書見之康誥三月名誥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有二月不言冬之類泰誓十有一年一月戊午蓋追改舊序十三年春之訛說見章指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豳風於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之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罷魯也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本常州先生薛氏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太史公曰唯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貫誓繫於周書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於南雅自三史作而國自為史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有傳

特相盟也特相會盟不書據傳僖二十四年晉侯會秦伯于王城僖二十八年

晉侯齊侯盟于斂盂之類唯內悉書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有傳

曰鄭伯克段譏不在其臣子也本穀梁目君例克之為言勝也以千乘之國勝其弟云爾于鄢言在外也然則段無罪與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必篡若爭國也而後但名之據衛州吁陳佗之類段不得列於子弟之稱則段有罪矣段稱弟則疑於倭夫段稱公子則疑於禦寇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有傳疑非是說在章指

周大夫不名據傳宰周公孔毛伯衛之類爵從其爵據單伯劉子之類未爵稱字據南季家父榮叔之類必徵者而後名之據內史叔服官師劉夏之類卒名之據王子虎劉卷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何貶乎宰咺命妾母也王人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賵妾母者矣據榮叔必宰自為使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或疑再娶非妾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母辱於是隱將讓桓以夫人之禮喪其母而赴於京師歸賵蓋命之也其曰惠公之仲子

者修春秋之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魯宋合也及宋人皆微者也本穀梁微者雖接我不書據傳隱四年宋使來乞師之類內微者亦不書據傳宣十八年公使如楚乞師昭二十七年公使子家子如晉之類此何以書參盟之端見矣憂參盟故錄其所從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有傳

來未有無辭者無辭以為稱則但書來但書來所以

外介狄也（據介葛盧白狄）祭伯褱內諸侯無天子之命而私交魯（左氏穀梁同）祭伯內諸侯也而與介狄同文皆無辭雖王人一以是書之

公子益師卒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穀梁有傳）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君大夫將皆稱人君將則書君自楚莊王入陳始
大夫將則書大夫自晉郤缺入蔡始惟內大夫則書
之
無駭帥師入極
入恒稱人唯內書大夫帥師司空無駭也其曰無駭
未命大夫也傳在八年春秋之初魯有無駭挾鄭有宛詹
紀有裂繻則猶有未命大夫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之初大夫恒稱人必有好事於諸侯則書其大夫巳命字之未命名之各從其稱無譏焉爾内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來逆者本公羊傳例逆女不書書逆紀伯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禮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伯姬喪在殯紀侯失國齊人葬之魯問不及焉故詳之也穀梁氏國例今不取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内女為夫人恒書歸不書歸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

叔姬不書歸（文十五年出）郯伯姬不書歸（宣十六年出）杞叔姬不書歸（成五年出）以為嘗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書歸者非君夫人也（據宋蕩伯姬）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紀子帛闕（杜預子帛裂繻字蓋意之也不取）外特相盟也特相盟不書書紀莒志諸侯之合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穀梁氏隱之妻也）

夫人薨未有不葬者其不葬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

妻也隱不以夫人喪其妻其曰夫人者修春秋之辭也

鄭人伐衛

鄭衛交怨也侵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據詩衛州吁使公孫子仲將文元年衛孔達之類用衆焉稱師大夫將則書其大夫自晉陽處父始

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有傳

聲子則曷為稱君氏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也於是隱將讓桓不以聲子伉仲子也隱不以夫人之禮喪其母其曰君氏者亦修春秋之辭也是故不曰子氏且不言葬曰子氏卒且言葬則疑於定姒夫奉桓為太子穀傳謂探先君之邪志以與桓非是本東萊呂氏而謂已攝主隱之志也而卒遇弑終隱之篇春秋盖三致意焉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而隱之妻得為夫人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夫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為夫人則君臣

之分定嫡庶之義明則桓非太子君臣之分定則隱非攝主也吾魯史也何敢斥言之致意於三辭斯可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有傳

周大夫有爵稱爵未爵稱字但曰武氏子則見非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據傳隱六年京師來告饑宣九年王使來徵聘之類此何以書天王崩魯賻不入來求不可以不錄也書來求賻故不書葬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必關於天下之大故也而後書莒紀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事在定七年是春秋之終始也何氏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非是夫子之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焉於襄昭定哀之際唯齊多特筆焉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外取邑不書從公穀例自隱以前則書之曷爲自隱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爲重也據傳自桓十四年宋以諸侯伐鄭取牛首而後皆不書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有傳

公子州吁則曷爲但稱州吁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於是公子初弒君衛人爲之變終風日月之詩作於宮中擊鼓作於國中也不踰年卒討之是故州

吁不稱公子而石碏得書人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矣合五國之衆不能定州吁而殺于濮于濮言未得國也見衛之有臣子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於是諸侯初會伐君將稱君大夫稱人先宋序爵也是定州吁之師也曷為君大夫各從其恒稱春秋之達例三有同號者焉有同辭者焉有同文者焉號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辭辭不足以盡意而後見於文

以同文為猶未也而至於變文則特書也於是公子
初弑君衛人為之變不踰年能討之衛猶有臣子也
而五國之君大夫伐鄭以定州吁弑君天下之元惡
也五國之君大夫有人心焉不若是甚矣書曰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
人伐鄭書之復書之終春秋纔一再見焉特書之法
嚴矣則君大夫各從其恒稱是達例而已爾後衛不
以衛主兵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有傳

公子翬則曷為但稱翬以大夫而會伐於諸侯於是始故名之也外大夫則稱人會伐未有言帥師者據文三年叔孫得臣成八年叔孫僑如之類特言帥師翬弒隱者也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石碏非大夫則何以得書討賊天下之大義也茍能

討雖微者得書異邦人得書（據蔡人殺陳佗）夷狄得書（據楚子殺陳夏徵舒書人）夫（事見文十七年）苟不能討雖以四國之大夫伐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也而非討則雖以十二國之君伐齊不書伐矣（事在襄二十五年）討賊天下之大義春秋重以予人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有傳）

公子晉也公子不稱公子必嘗爭國者也衛人立晉則曷為以爭國之辭書之衛之臣子可以討賊不可

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晉受之上無天子下無君父是亦爭國而已矣繼故未有書立者賊不討君不葬譏不在立也是故宋殤之弑也馮立閔之弑也御說立晉靈之弑也黑臀立厲之弑也周立皆不書也必若衛人賊討君葬而後可以書立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有傳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有傳并公羊傳

仲子之宫别廟也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

易牲而祔於女君別廟非禮也隱將讓桓嘗以夫人之禮喪仲子爲是改築而用備樂焉禮未之有也是故特書初

郳人鄭人伐宋

先郳主兵也唯主兵雖小國敘大國之上（據桓十三年及齊侯宋公僖二年虞師晉師之類）非主兵也而小國敘大國之上則伯者爲之也（據莊十六年許男滑伯文十四年許男曹伯文十五年郳子杞伯之類）世子長於小國之君甚矣（據襄十年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郳子傳曰光先至故長

於滕

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鄭交怨也伐國不言圍邑（從穀梁例）自僖以前則書之

曷為自僖以前則書之春秋之初猶以圍邑為重也（據傳自僖十八年邢狄圍衛菟圃不書至二十六年書楚人伐宋圍緡之後皆不書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有傳）

渝平釋憾而為平也平不書（據傳明年宋及鄭平宣七年鄭及晉平之類穀梁外平不道非獨外也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年及莒平哀八年及齊平皆不書）必闗於天

下之故而後書書鄭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於是鄭始平魯鄭方交惡於王而亟平齊魯將以合諸侯焉爾

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娣不書書紀叔姬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紀侯失國叔姬託於紀季魯閔不及焉故詳之也

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特相遇不書書宋衛將以為參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有公羊傳）

田邑皆書取（據防郜）此鄭邑也則曷為謂之來歸於是桓

王即位四年矣而莊公始朝王不禮焉鄭有志于叛王而合諸侯渝平歸祊皆遜辭也糾合之道也

庚寅我入祊

入未有言我者言我交譏之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諸侯初參盟也傳曰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

黨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於是渝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所謂成三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及大夫盟則不以大夫敵公據齊大夫晉大夫之類　非大夫也則但稱人

螟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有傳例說在章指

記異也本公羊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

得春秋之指矣

挾卒有公羊傳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王師不書據傳隱元年伐衛五年伐曲沃桓四年圍魏之類於是宋不王鄭

伯復為左卿士以王命討之會於中丘為師期也則

何以書墮天子之令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專征

矣小者修怨大者定簒弑雖然猶未衡行於天下也
鄭伯受命伐宋爾何為乎中丘之會鄭有志於叛王
而合諸侯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
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於天下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何以再不稱公子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
之此中丘諸侯也曷為會稱君伐稱人畧之也春秋
舉重一役而再有事不悉書 據襄十八年會于魯濟同圍齊不書會䢴三十

二年盟于狄泉城成周不書盟之類苟再見必前目而後凡也一役而再見但人之者畧之也鄭伯卿也而首墮天子之令故畧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外書伐不書敗伐而敗焉不足書也據傳宣九年楚伐鄭鄭敗之柳棼成三年諸侯伐鄭鄭敗之邱輿之類不言敗必交戰也而後言戰言敗績惟內師悉書之勝焉則書敗其師敗則但書戰必會他國之君大夫也而後從外辭言戰言敗績桓十三年公會

紀侯鄭伯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於是鄭師入郜辛未歸於我鄭師入防辛巳歸於我則曷為以内取書之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茍以為利書吾取而已是故郜防書取譏不在鄭也濟西田書取汶陽田書取邾田書取譏不在晉也必若鄭伯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而後可以言来歸焉爾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

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此齊侯鄭伯也入國雖君將貶人之於是入宋不書有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諸侯相朝初旅見也古者鄰國世相朝是以有兩君之好旅見非邦交之舊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来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雖君將貶人之唯吾君會焉則君將稱君宋不王

鄭伯以王命討之由是入郕又入許取宋蔡衛三師焉夫以王命討不庭顧因以為暴許無君者十有五年甚矣鄭之專也於是許莊公奔衛不書非其罪也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是故許男奔衛不書須句子奔魯不書事在僖二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有傳說在章指

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翬弑公于寪氏聖人修之曰公薨春秋之法内外恒異辭遇弑君父之大哀也則

吾何恐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春秋後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後傳卷二

宋 陳傅良 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自隱至文六君則曷為再書即位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焉而後列於諸侯東遷之諸侯既踰年而即位改元視天子非周制也

啖說非是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則亦唯桓文書

錫命是不特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區區所以感諷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取許田則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公羊氏曰為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為惡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王姬築王姬之館于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文而

不懟於春秋著其事所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

且以發明鄭莊之欺也愛叚之辭立許叔之辭勞王

問左右之辭足以禍五世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有傳并公羊傳

華督則曷為但稱督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及

其大夫孔父言不殺孔父則不能弒其君也牧息書

及以尊及甲也督先殺孔父而後弑君書及則并也左氏得之死節人臣之極致也春秋貴死節雖太子不書據傳衛寗喜殺太子角楚比殺太子禄必大臣也然後書大臣誼與其君存亡者也雖大臣也茍不能與其君存亡則亦不書是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弑君不言及楚商人先殺鬬勃子上而後弑君不言及死節人臣之極致春秋重以予人也孔父嘉不名命大夫也

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未有言其所為者其曰成宋亂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令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迹於天下四君為之也春秋之褒貶至於變文嚴矣向也五國之君大夫書之復書之終春秋僅一再見焉以變文為猶未也而直言其所為舍此無復見者矣雖然有孔父焉則東遷之初國猶有臣子也是故華督但名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於是宋以郜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則其書取何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郜鼎賂魯也濟西田賂齊也書取而已矣齊侯連五國之師抗王子突而納衛朔則書曰來歸衛俘非取之者之罪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

傳曰始懼楚也

九月入杞

内恒言大夫師師但曰入杞何唯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桓師非君將則曷為皆不言大夫桓以大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也杜諤削公以著貶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有傳

始至盟也說在十六年至伐鄭例說在章指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交相命也相命也者相推長也諸侯不禀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予頳之亂號公鄭伯胥命於弭不書以其謀王室也非王事也而胥命是相推長而已矣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其所由来者漸矣本薛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有傳

翬何以得稱公子大夫有好事於諸侯則各從其稱

無譏焉爾是故譏但稱翬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翬譏但稱忽無譏則從其恒稱為世子忽隱薨不地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則曷為書翬如他大夫翬弑隱而相桓魯臣子無討焉則固書翬如他大夫也桓立尚童年也於是長矣而相翬如故是德翬也德翬則是桓弑隱桓罪著矣名宰渠伯名鄧穀之君春秋有以斷斯獄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有穀梁傳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

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有傳說在章指

周大夫不名名宰渠伯聘桓也王人未有書官者於是特書宰有聘桓者矣據家父齊弟年必宰自爲使而後貶

貶其甚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有穀梁傳

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公羊穀梁有傳

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微者雖王人不書此何以

書桓罪著矣再聘不可以不錄也

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師不書書伐鄭伐鄭不服也伐鄭不服而後王命

不行於天下嘗戰矣而不言戰嘗敗績矣而不言敗

績諱之也春秋之初王室多諱辭其曰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尊王也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其諸侯

稱人有諸侯在則其大夫稱人據隱四年蔡衛僖東十八年衛邾之類

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莊公相平王王貳于虢至于交惡平王崩四年而鄭始朝桓於是鄭虢相桓為左右以王命討宋不庭而合齊魯之師于中丘入宋又入許魯翬之相桓也宋督之相莊也鄭有力焉王奪其政而遂不朝王固有以失鄭矣自將以討鄭討鄭而克是仲康之師也春秋可以無作而戰焉王卒大敗故曰伐鄭不服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大雩螽冬州公如曹有傳

六年春正月寔来_有傳

以為来朝則非朝也来奔則非奔也但曰州公来則疑於祭伯故書曰州公如曹春正月寔来是不復其國之辭也春秋之修辭謹矣古者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而託於諸侯曰寓公先王所以通不得已也州公如曹寔来紀侯大去其國不書奔通不得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

曰蔡人殺陳佗是討賊之辭也佗之罪不著於春秋曷為以討辭書之佗殺太子免而自立者也然則佗之罪曷不著於春秋陳侯鮑卒公子與太子爭立猶兩下相殺而已矣兩下相殺不道本穀梁例兩下相殺不道則其討之何以庶孽亂正統如定何勿討也書殺免則疑於齊荼不書殺佗則疑於晉重耳春秋之修辭謹矣是故佗嘗逾年矣不成君而蔡人雖微得書人

九月丁卯子同生

生子不書[據子般子惡]此何以書志莊公之不能為子也桓公不良死於齊而不怨文姜之淫詩人所為賦敝笱載馳猗嗟也而不恥生十有三年而立三十有五年而文姜薨制於其母必齊女也然後娶而不悔莊公不足以為人子矣故其年不可以不志也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已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有傳]

諸侯不名爵從其爵未爵稱字據邾儀父蕭叔必微不能自通者也而後名之據郳黎來介葛盧未成君名之據鄭忽曹羈卒名之失國名之據鄭伯突衛侯朔之類嘗失國矣雖復入歸亦名之據衛侯鄭曹伯襄舍是無名道矣而名之者貶也名鄧穀之君朝桓也古者鄰國世相朝魯在泰山之下鄧穀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人而亟朝桓有朝桓者矣據杞侯紀侯必若鄧穀而後貶貶其甚者也公羊失地之君穀梁失國也皆非桼左氏傳桓九年巴子告于楚請與鄧為好莊六年楚子代申過鄧祈侯享之十六年

滅鄧不見失國事迹○失地之君不曰來朝茍有出者如衛侯朔奔齊譚子奔莒是也茍有來者如郕伯來奔州公寔來是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

有公羊傳

秋伐邾

但曰伐邾何桓師非君將皆不言大夫

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逆后六書非公卿也而後書是故原莊公逆惠后于

陳不書事在前十八年名桓公逆定后于齊不書宣六年則祭公何以書后妃母儀天下而以遂專之也祭公不稱使則王者有成命也王者有成命而以遂專之是故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罷祭公且罷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后歸不書據傳莊十八年陳嬀傳例非是說在章指此何以書詳紀事也后妃母儀天下以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俄而宗國

亡焉是不可不詳也諸侯逆稱女至稱夫人尊夫人也天子稱逆后歸稱季姜尊王也

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有穀梁傳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有傳

魯自中丘之盟於齊鄭未有異也於是齊鄭謀紀會于成紀來謀齊難也而會衛弗遇其曰來戰于郎薄

魯之罪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此郎之諸侯也曷為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畧之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莊公卒高渠彌殺世子忽齊人殺子亹傳瑕殺子儀國亂者二十年魯隱公弑宋殤閔相繼弑衛桓公弑宣殺伋壽而立朔國人黜朔而立黔牟齊襄公弑雍廩殺公孫無知小白殺子糾是可為不臣者之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足何以不名命大夫也祭仲以大夫專廢置君

者也以大夫專廢置君則曷為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襃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于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斯其為辭也詳矣則從其恒稱不名可也

突歸于鄭

出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凡歸皆譏也凡歸譏也莫甚於突故弗繫之鄭歸未有不繫國者突莊公子也而弗繫之鄭以為是篡鄭也據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輿稱莒皆爭國

也唯突弗縶之鄭赤弗縶之曹則簒辭也

鄭忽出奔衛有穀梁傳

鄭忽何不能為子也身為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是故書奔始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忽而後可以言奔爾雖然奔君未有言故者於是特言故猶愈於自取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內大夫可以會

外諸侯穀梁例不倂至公子結不貶矣事在莊十九年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於以見春秋之有日例也春秋之日例莫謹於崩卒以往日赴則書往日以來日

赴則書來日再赴則亦再日之含卒而稱日皆大事也是故非日辭必戰也弒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世子大夫也則日之會不日會有盟焉則日盟有滅焉則日滅侵伐不日入之則日入潰之則日潰圍不日滅之則日滅宜日而不日者不得日也凡日必甚之也是故公即位不日日定公夫人至不日日哀姜諸侯奔不日日衛侯衎入不日亦日衛侯衎執不日日鄫子外災不日日宋衛陳鄭外敗不日日頓胡沈蔡

陳許皆甚之也非甚之也者而稱日則天變也郊薦之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也曷為前稱君後稱師本杜諤畧之也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用衆焉稱師於是欲平宋鄭期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公羊氏例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據僖十八年宋曹衛邾伐齊宋及齊戰而曹衛邾不

書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及吳戰而魯不書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有傳

三月葬衛宣公

凡君在喪恒稱子據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公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費成三年未踰年亦曰鄭伯

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也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戴公不書卒鄭忽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自稱衛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何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弗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耳故凡春秋辭從主人皆實錄而已非修春秋之辭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氷夏五鄭伯

穀梁有傳

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公羊穀梁有傳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據隱四年伐鄭十年伐戴桓十五年十六年伐鄭十七年伐郲皆先宋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據隱五年郲鄭伐宋莊五年齊宋伐衛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

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者矣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外域者也據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定四年蔡侯以吴子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有傳說在章指三月乙未天王崩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奔君未有無故者鄭忽嘗言故矣於是祭仲專鄭厲公與雍糾圖之祭仲殺雍糾而後奔則其但言奔何

以是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茍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嘗不稱世子此其加世子何從其恒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焉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伯以是為終失國也春秋無

二尊茍失國雖見殺不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許叔入于許

出罪也入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鄭良霄宋魚石晉欒盈之類出非其罪入罪也則但書入據齊小白陽生莒去疾之類凡入皆譏也凡入譏也則其曰許叔何以是為宜入也昔者齊鄭魯三師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人以許東偏奉許叔而使其大夫獲處許西偏許無君者十有五年忽突之

亂於是叔始得許若許叔可謂能復莊公之宇矣是故

入未有書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

以别有罪也叔不書字則疑於齊小白陽生莒去疾

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

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是故貶人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于袲伐鄭

納厲公也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其而後伐宣元年棐林定四年召陵同會于其而後盟重丘會于其而後救壯丘會于其而後侵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穀梁地而後伐疑辭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始至伐也凡至危之也隐行不至桓至盟戎而已莊之適齊皆至之桓文有諸侯之事苟不得意則書至

桓至牡丘文至圍許訖於斷道而後不至者鮮矣成之瑣澤襄之鄬之戲之役僅不至焉耳昭定之世無不至者哀或不至至會吴伐齊至黄池之會皆危之也是故夫人不至至出姜大夫不至至季孫意如叔孫婼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簒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衛人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

東國而朱出郕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春秋之初人猶有讓心也魯隱之奉其弟軌也宋穆之舍其子馮也衛伋壽之不愛其死以立朔也則皆讓千乘之國者也俄而魯宋弑禍起衛亦廢置君焉而諸侯相與成三國之亂於是翬相魯桓督相宋莊衛朔拒天子之師而自立春秋於是為亂臣賊子作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

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出罪也歸亦罪也則悉書之據陳黄楚比之類出非其罪歸罪也則但書歸據鄭突曹赤之類凡歸皆譏也凡歸皆譏則其曰蔡季何以是為宜歸也蔡桓侯卒無子蔡人名季於陳而立之是故歸未有稱字者雖公子也弗謂公子此其曰蔡季所以别有罪也季不稱字則疑於鄭突曹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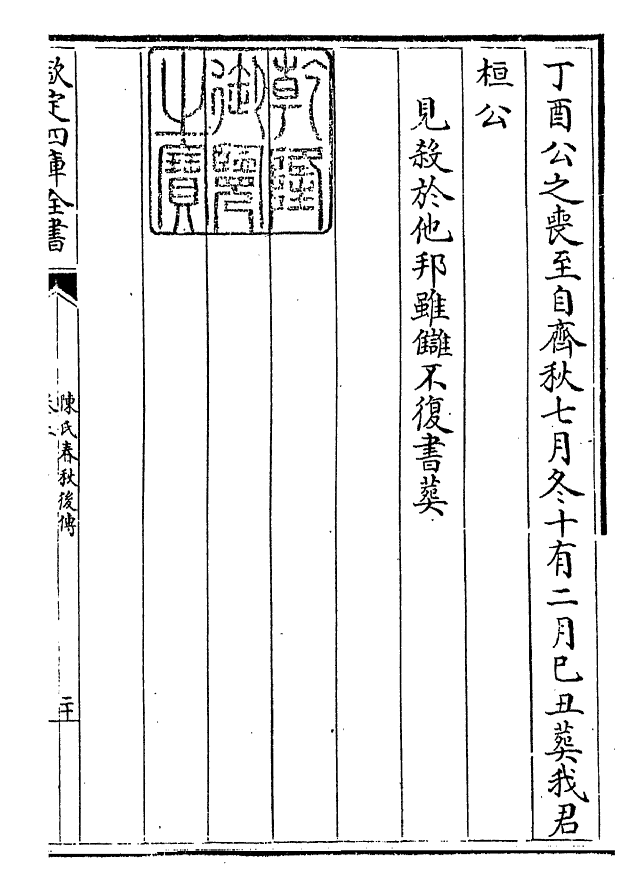
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有傳

自文以上日食有不書日者自文而下皆書日是故曰桓莊之世多闕文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内諱弑書薨不地其曰公薨于齊所以别弑也是故弑賊不討不書葬見殺于他邦雖讐不復書葬木訥（穀梁）可以攷春秋責臣子之葬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春秋後傳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陳氏春秋後傳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賛

謄録監生臣姜今熈

春秋後傳卷三

宋 陳傅良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傳有

此文姜也曷不稱姜氏絶之也吾君父不良死於齊而文姜猶孫於齊莊公不可以言人子矣絶文姜所以惡莊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曷為書之如吾大夫唯王人則以內辭書之書會書如書至書卒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十五年單伯至自齊文二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一如吾大夫內之也外送女不書據傳昭五年晉侯送女此何以書吾主之也齊襄弒魯桓天子不能正而使魯主王姬以嫁齊則魯豈無辭乎然則單伯何以無譏譏不及單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有穀梁傳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命諸侯不書據魯頌僖公使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他如莊十六年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莊二十七年召伯廖賜齊侯命之類此何以書追命之也桓在位久曷為於是焉追命之桓弒其君兄而自立比其死也而後王賜之也桓公篡立周人以為罪矣而不能正宰渠伯糾來仍叔之子又來將以懷柔魯也而終桓之身不請命葢魯無王歴者十有五年而家父之後王聘亦不及魯於是末如之何矣而追錫命是故王不書天本何休貶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追錫命故於是焉

貶也本薛氏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桓王未葬則榮叔何以言使據武氏子毛伯不言使不可以三年無君

王姬歸于齊

王姬不書據傳文公八年宋襄夫人唯莊公之篇再書之曷為再書以莊公之於齊不可與相為禮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則魯有主王姬者矣莫悖於與齊婚是故特譏之春秋之書外女未有詳於此者也書送女書築王姬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秋七月齊王姬卒

外夫人卒不書本公穀例雖王后亦不書據昭十五年穆后此何以書以吾嘗為之服也然則禮與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或之者疑之則禮未之有也禮未之有而以意起之施諸不共戴天之讎莊

公不可以為人子矣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有傳并穀梁傳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有傳并穀梁傳

溺者何隱桓莊之世吾大夫會伐恒名之自公孫茲不貶矣事在僖四年

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

會葬不書其人必有故也而後書其人文公使公子

遂葬晉侯（六年）叔孫得臣葬襄王（九年）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十一年）滕侯（三年）叔鞅葬景王（二十二年）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據傳十年晉侯卒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而定王不書葬（定王崩在五年）楚康王卒襄公送葬而靈王不書葬（據傳二十八年十一月天王崩十二月公及諸侯如楚及漢康王卒二十九年四月葬楚康王公及諸侯送葬五月公至自楚葬靈王鄭工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遂使印段如周杜氏葬靈王不書會不書）不臣於周而詘於晉楚春秋諱之是故春秋

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侯在而季以酅入齊若以邑叛然則其稱字何紀侯意也春秋之初齊襄小伯自桓之始年挾鄭以圖紀黄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絶也如綫季以酅入齊紀於是乎始判是分國以與之也齊人之所欲者吾土地分國以與之苟可以免紀者無不為也是紀侯意也是故季稱字本公羊不稱

字則疑於宋魚石郲庶其

冬公次于滑

公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名也而後言次吾君嘗久外矣閔元年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友來歸陳公次于郎不書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且會伐衛於是將謀紀難而齊卒滅紀斯可以言次矣是故魯十有二公惟莊昭書次舍是無書次者矣外書次必伯者之所以興衰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

内女為夫人書卒不書葬本公羊穀梁外夫人不書葬其不書卒者必有故也是故齊子叔姬不卒郯伯姬不卒以是為嘗失位也非有故也而不卒者則不赴也紀伯姬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

紀侯大去其國有穀梁傳

諸侯去國恒書奔此其不書奔何不以奔罪加紀侯也其不以奔罪加紀侯何罪齊也黄之會魯為之求成不得免焉遷郱鄑郚紀之不絶如綫也紀季以酅入於齊猶不得免焉則有去而已矣失國如紀侯庶幾有辭焉故不以奔罪加紀侯也然則何以罪齊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與人之亡之與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内女不葬必有故也而後書葬紀伯姬在殯齊人取其國而葬伯姬於是特書葬不以往會也是故茍宜書葬雖不往會書之陳哀公在殯楚師滅陳輿嬖袁克葬之書曰葬陳哀公茍不宜書雖往會不書楚葬康王襄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於西門之外不書也達例永足以觀春秋矣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有）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

傳曰未王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納衛侯朔也則其不言納何據昭十二以朔入為北燕伯重也入不書納是故伐鄭納突伐衛納朔書入而已矣凡會伐有諸侯在焉則其大夫稱人有諸侯在焉而大夫不稱人自齊國佐始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自伐鄭以來王師不書其書救衛何救衛無功也救

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是故子突貴者也而繫諸人人子突所以微王室也本公羊救不書必救而無功然後書而書救自子突始隱桓之諸侯會盟侵伐徒以定簒弒也衛州吁之亂會者五國宋督之亂會者四國衺之會伐鄭以立突於是伐衛以立朔也以王子將而救衛救衛而克則是天子猶足廢置諸侯矣昔者王嘗以一軍命曲沃伯為晉侯詩人美之而經不書以為天子宜廢置諸侯也天子而猶得

廢置諸侯春秋可以無作而朔終以自立故曰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歸君未有不言復者據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曹伯襄襄二十六年衛侯衎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是故鄭伯入於櫟不言復衛侯入於夷儀不言復罪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據蔡侯盧陳侯吳朔奔君也其不言復何朔害伋壽而後立衛人為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則其罪宜廢又拒

天子之師故入不言復與齊小白陽生同文公羊氏曰篡辭也

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有公羊傳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此吾君將也據傳公子慶父請公伐齊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

也莫甚於及圍郕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成十六年我師次於督揚不書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侯陳蔡不至及齊圍郕郕降於齊師以正月甲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

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内書師未有詳於此者書次書俟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師還不書書還危不得還也杜還師還與言至之義同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此公孫無知也其曰無知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弒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為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為逆首苟以為利則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國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

孟子所以深探其本而遏亂原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嘗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弒衛人為之變不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弒齊人亦為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春秋之初王道猶未墜人心猶止於禮義也衛詩為州吁作者七鄭詩為叔段作者三為忽作者五齊詩為襄公作者六

晉刺獻公陳刺陳佗大抵隱桓莊之際皆有合於春秋以此攷見諸侯放恣而學士大夫清議之公凜凜然也以齊襄之不道詩人屢致意焉冀幸一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弑然不忘討賊之義故曰國猶有臣子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傳曰齊無君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稱子何成糾之為子也未踰年之君稱子襄公弑國人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成糾之為子則糾宜立者也糾宜立則夫子何以不予名忽予管仲成糾之為子可也成管仲之為臣則不可也然則魯宜納與凡納所宜納皆不書據宋納齊孝公秦納晉文公之類必不宜納也而後書襄公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是納不宜納也

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

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有傳

内不言敗績本公羊傳諱也此其書敗績何以為不足諱也狐駘之敗魯於是乎始髽不書為襄公諱也曷為為襄公諱以魯之救鄫之力索矣覿世子巫於晉猶無益於鄫而莒卒滅鄫於魯何譏焉故諱之也於升陘書戰不書敗猶為僖公諱也曷為為僖公諱邾人滅須句為之伐邾取須句焉而反其君邾人來戰是忿兵而已矣齊襄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以為德於

是敗焉是納不宜納也為公諱也是故戰不言伐戰而言伐敗之若齊有辭焉則甚伐者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魯殺糾也則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罪小白也宋公使邾子用鄫子春秋舍宋而書邾以為皆國君也可以不受命矣而稟命於宋則邾為戎首本杜預魯受命於齊而殺糾則其罪小白何春秋之法兩下相殺不書雖世子也苟未嗣位殺之亦不書襄公弒國人

討無知糾自魯入小白自莒入未知其誰立也小白得國而使鮑叔帥師臨魯以殺糾則是以千乘之國殺其兄焉耳譏不在魯也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據僖二十五年晉次陽樊宣十五年秦次輔氏之類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

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於郎將以詘魯爾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子蔡侯次於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孔子所以有志於魯也

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外域交相敗不書（據襄十三年楚敗吳師十四年吳敗楚師之類）中國敗外域不書（據僖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僖八年晉敗狄于采桑之類）必敗中國也而後書春秋為內外而作也荆敗蔡師於莘是內侵之始也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則諸夏之不亡者寡矣是故書荆自此始而春秋以吳終焉聖人之所甚懼也稱荆本其舊號也（小雅蠻荆商頌荆楚）齊桓公伯

而敢於伐鄭於是始書楚自會于鄧諸侯懼楚矣而敗鄧不書敗隨不書敗鄖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也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於是始書之是荆楚之日熾也春秋之法執君言以歸滅國之君言以歸徒敗焉耳而言以歸則是蔡服楚也是中夏之日衰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其國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

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乎此矣前乎此則曷為以首滅罪齊徼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諸侯失國恒名之則譚子何以不名凡奔非其罪不書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是故齊魯鄭入許許男奔衛不書隱十年必國滅而後書國滅而後書奔者以不死社稷也奔非其罪莫甚於被兵者也雖不死社稷猶不名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傳例說在

章指

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亡矣曷為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據昭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滅蔡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陳蔡未始復也而再見春秋所以録滅國也是故紀亡矣書紀叔姬陳亡矣書陳災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此南宫萬也其曰宋萬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死君事必大臣然後書於是大宰督死焉則何以不書督弑君之賊也然則蕩意諸死於昭公何以亦不書昭稱人以弑則是君無道也已為大臣而君無道徒死焉耳不足録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向也合四國之君而後華督免於討今萬得奔陳自是無討賊者矣雖然猶有仇牧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有傳

春秋非主兵皆序爵也據宋齊衛盟瓦屋宋陳蔡盟折之類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據傳宋公在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此齊桓公以王師伐宋則其曰單伯會伐宋何於是

諸侯初用王師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故書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則不以諸侯用王師之辭也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也衛之定州吁也陳之妻鄭忽也紀之求成於齊也皆欲假寵於王齊桓之興亦必請王師而後專伐自伯者之令行天下諸侯不知有王矣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

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也秋荊伐鄭說在十年荊敗蔡師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盟未有言同者於是言同盟以齊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聽於一邦也王者不作舉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

之有也於是始書曰同盟同衆辭也猶未予以專主是盟也再盟于幽之後天下知有齊桓而已矣内不言公諱之也

郳子克卒

向也曰郳儀父今也曰郳子已賜之爵也春秋之初諸侯猶禀命於天子大夫猶禀命於諸侯故滕侯稱子薛侯稱伯訖春秋不復焉而曲沃伯之為晉侯詩人為之賦無衣據傳王立晉哀侯立晉鄂侯又命曲沃伯為晉侯則天子猶

有黜陟也挾無駭終不書族則諸侯猶有予奪也春秋襃貶天下之君大夫而托魯以寓王法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是故於諸侯有絀其爵者據杞伯卒稱子有雖爵而名之者據鄭殺有字之者據邾儀父甚貶之者稱人據邾人鄬人於大夫有絀其族者據華督南宮萬有雖族但名之者據翬溺有字之者據宋孔父陳女叔甚予之者稱子據季子高子齊晉伯而襃貶在桓文矣或曰夫子何以進退天下之君大夫襃貶非春秋意也且書杞伯屢矣獨來盟稱杞

子書公子友屢矣獨來歸書季子一人之身而進退稱焉以是為非春秋之意則春秋徒異同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穀梁有傳

於是遂因氏頟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而殺之則其但曰齊人殲於遂何不以咎遂人也桓公伯諸侯而喪師於亡國之餘自取之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外逃不書據宣十七年高固逃歸襄十六年高厚逃歸逃來則書之書逃

來譏與之接也苟不接雖莒僕來奔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則不書苟接之矣介葛盧來僖公在會饋之芻米則書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有傳

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於濟西則戎來侵可知已書公會晉師於瓦則晉來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費辭費辭者必言故也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于鄄為盟齊宋書有事于太廟為卒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

秋有䞈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有公穀傳）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

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

人殺其公子御寇傳言夫子作經改定

殺非大夫公子皆不書據傳晉殺丕鄭及七輿大夫楚殺鬭宜申及仲歸之類

公子為大夫則書曰大夫公子某非大夫也則書曰

公子某雖大夫公子也以討亂殺之則不書據宋殺公子遂

鄭殺公子闕楚殺越椒之類　甚者殺世子母弟亦不書據鄭殺世子華宋殺

毋弟司城須必殺之非其罪也而後書本穀梁例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苟殺有罪則稱人以殺穀梁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人者討辭也是故晉先都士穀箕鄭父嘗殺先克則稱人陳公子過嘗殺偃師則稱人非殺有罪也而亦稱人猶曰衆之殺之焉耳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有傳冬公如齊納幣公羊穀梁有傳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伯也王室無聘魯者於是祭叔私相為好也自桓之中年則王室曷為無聘魯者王命不行於天下莊僖崩葬蓋不見於經矣是故春秋之初亟書王人書來求則猶有治不修貢之事焉書來錫命則猶有治不禀命之事焉於是祭公私相為好君子蓋有感於此而非徒以為譏也莊僖之際諸侯來聘乎盟主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諸侯非享覲不踰境如齊觀社非禮也

荆人來聘

聘未有書人者其稱人何荆未有大夫也聘未有不稱使者其不稱使何荆未有君也荆未有君大夫也而稱人於是始蓋進之也公羊始能聘也隱桓之春秋舍王室若姻鄰無聘魯者矣經止書天王齊舍王室若姻鄰未有聘魯者而荆人先諸夏修聘於上國進之也進之也者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穀梁有傳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穀梁有傳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穀梁有傳

親逆女不書據莊十一年傳齊侯來逆共姬唯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於是莊公生三十七年而在位二紀矣制於其母必齊女也而後娶齊人重要之為之親納幣而觀社遇於穀盟於扈一歲而三見于齊丹桓宮楹刻

其桷以飾夫人夫人猶踰時然後入大夫宗婦以幣覿此何禮也是故書逆書至而後書入夫人未有言入者入難辭也書逆以病莊公也書入以惡哀姜也亦以譏齊桓也春秋之書夫人未有詳於此者也

秋公至自齊

親逆女不書惟莊公特書之則以娶齊女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凡君在喪恒稱子其曰曹羈何不能為子也侵淺事也以千乘之國不能守不可以言子矣雖然奔君未有言故者言故猶愈於自奔也

鄍公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有傳

諸侯初交聘也前乎此非王室若姻鄰無聘者矣桒是交聘齊桓公為之也自女叔之後諸侯之會數而朝聘習之乎盟主矣是故吾君大夫如齊自僖之初

年始春秋之初吾君大夫適他邦必有故也據公如齊觀社公如齊納幣公如齊逆女公子翬如齊逆女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皆非朝聘有故而後行猶私相為好而非定制也王室衰諸侯私相為好而無定制是謂亂初生也由僖而下朝聘皆之乎盟主天王狩於河陽公朝於王所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吾未知其所終矣春秋所以作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凡殺大夫恒名之此其不名何惡君也莊公卒有戎難羈出奔陳赤於是簒曹簒而殺其大夫則必不義其君者也宋杵臼之弑也始不書賊而曰宋人以是為君無道也無道而殺大夫則亦不義其君者也是故曹僖公之大夫不名宋昭公之大夫不名僖二十五年宋

成公殺其大夫無傳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會伐書人義同五年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有傳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初主盟於是書公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傳例非是說在章指

此吾女也則其書來何非歸寧也凡吾之女稱伯叔季時君之女加子以是知非歸寧也內女為夫人凡八見於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伯姬之為皆未之前聞也是故終伯姬之出但書來苟無辭以為稱雖吾女亦以是書

莒慶來逆叔姬

外逆女不書據宋蕩伯姬此何以書公自主之也穀梁接內是

諸侯嫁女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曷為公親

焉則莒慶伉也莒無大夫於是書莒慶隱桓莊之際莒嘗為强國入向取杞牟婁納公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始以是知慶之敢伉也公羊氏傳曰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則蕩氏宜書今不取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此齊侯也則其稱人何貶之也於是王使名伯廖錫

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齊敗衛師數之以
王命取賂而還隱桓之春秋凡以王命討諸侯皆不
書至是始書之桓公不以王命討衛也桓公不以王
命討衛而後王師不出向也王室有四方之事雖伐
鄭不服救衛無功而執莒伯立晉侯於是猶討樊仲
皮也自討樊皮而王命不見於傳記桓公為之也凡
戰不言伐戰而言伐有不與戰者也未始有不戰者
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衛人敗績不甚敗之辭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齊桓也救必無功也而後書此其為無功何失鄭也

首止之會鄭伯逃歸為之圍新城盟世子華而鄭少

師桓公卒鄭遂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

冬築郿傳例說在章指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穀梁有傳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傳例說在章指隱元年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有傳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

次於滑也書公於郎貶師之比其但書次何以是為不足書也（穀梁本）甚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郕而郕降于齊于是次成齊人降鄣（穀梁鄣紀之遺邑是左傳有紀鄣）雖罪齊桓也訖莊公之身不可以不貶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有傳）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穀梁有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

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

癸巳公子牙卒有公羊傳

季友以君命酖牙也則其書卒何喪以大夫之禮也牙將與慶父夫人為亂雖酖之而立叔孫氏使若死於位然是喪以大夫之禮也春秋之法茍有誅意於其臣雖自殺也亦書殺此殺也吾從而卒之則何以傳信於萬世不卒之則無以察魯人之心也緣君臣

之誼不得私其親緣親親之恩不與國人慮兄弟也立叔孫氏使之若死於位然則淫人何懼焉史著其迹春秋察其心後世有懼焉者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有傳）

君在喪恒稱子（僖九年宋子定四年陳子之類）卒亦稱子（文十八年子卒）若未葬也則卒稱子某（子般襄三十一年子野）王在喪稱王某卒稱王子某（王猛王子猛）非君在喪而稱子者必當國者也於是書衛子非王在喪而卒稱王子某者亦必當國

者也於是書王子虎穀梁或云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公子慶父如齊狄伐邢

春秋後傳卷三

春秋後傳卷四

宋 陳傅良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書救邢潰而遷夷儀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有傳

此公子友也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

以美稱稱之也季友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於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閔公不弒以閔之見弒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已亂也而季子雖歸慶父夫人亂未已俄而弒閔公於是以僖公適邾則國人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成而莊公之統絶慶父之簒不成莊公之統不絶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

冬齊仲孫來有傳

書來譏也仲孫湫則齊之命大夫也其書來何是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弒而閔公幼落姑之盟嘗以請於齊矣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憪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聘所以病齊桓也趙子云病桓公而嘉仲孫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有傳

禘者何王者享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雍之頌曰禘太祖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也始祖稷也太祖始祖文見儀禮祖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稷配天於郊而嚳禘於太廟東遷之後諸侯祖天子矣於是始有太廟則亦有禘據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文王也衛蒯聵之禱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是謂三祖晉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則魯衛晉皆祖文武鄭祖厲王矣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本劉恕外紀東周之僭禮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又曰禘自既灌而

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入太廟每事問蓋傷之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閔公閔公未除喪而亟行於莊公自是用之羣公之廟據傳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之類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耳餘具郊語中

秋八月辛丑公薨

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哀也則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

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孫於齊絶不稱姜氏此其稱姜氏何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是故文姜一見貶絶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絶也貶不於事端則必於其重者莫重於致廟則孫邾猶可言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閔薨不地且不葬亂臣賊子之獄具矣則曷為書慶

父如他國慶父賊子般而弒閔魯臣子無討焉則書慶父固如他臣也季友於賊般也奔陳於弒閔也適邾須慶父奔而後入立僖魯之存僅焉耳是故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不書春秋所以嚴佚賊之責也季子奔陳不書適邾不書全之也則其嚴佚賊之責何若季子可與言事存矣事亡則未也有季友在慶父將不免於為戮則曷為謂之無討均之為佚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穀梁有傳

來盟言使據桓十四年鄭語此其不言使何貴之也凡外大夫不言使舍武氏子毛伯王喪未命皆私交也據隱元年祭伯莊二十三年祭叔二十七年莒慶宣五年齊高固之類非私交也而不言使則未始有大夫者書大夫楚屈瑕苟大夫也則不名皆貴之也貴之也者所以別私交也貴之則曷為不言使其誼有君命之所不及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於是衛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則其但書入何不以累桓公也凡滅國有存之者則不言滅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乘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罪於取之者也是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事在僖二十一年

鄭棄其師公羊有傳

於是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于鄢為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於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

春秋後傳卷四